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越縵堂日记

1

2429.52
10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越縵堂日记

①

清·李慈铭著

广陵书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越縵堂日記/(清)李慈銘著. —揚州:廣陵書社, 2004. 4
ISBN 7 - 80694 - 049 - 9

I . 越... II . 李... III . 雜著—中國—清代
IV . Z429.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023549 號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書 名 越縵堂日記
著 者 (清)李慈銘
責任編輯 邱數文 胡珍
出版發行 廣陵書社

揚州市鳳凰橋街 24 - 6 號 郵編 225002
發行部電話 (0514)7343427

印 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張 425.375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7 - 80694 - 049 - 9/K·24
定 價 2400.00 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廣陵書社版圖書凡印裝錯誤均可與出版社聯繫調換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桦

邹爱莲 孟超 徐兆仁

戴逸



國家「十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江蘇省「十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重印越縵堂日記

趙昌智題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

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采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爲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迹。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升爲理性之認識，纔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

廣收各種史料，均爲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爲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爲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爲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

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鈔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了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

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毀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巨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昆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度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鈔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

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庋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灣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瀋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古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倭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

（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鈔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目，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鈔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毀，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

太平天國文獻，收獲甚豐。

四曰新。清代爲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携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制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衆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爲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爲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爲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沾溉將來，是所願也。

出版說明

李慈銘（一八二九—一八九四年），晚清著名文史學家。浙江會稽（今紹興）人。初名模，字式侯、法長；後更名慈銘，字悉伯，號蕤客，所居名越縵堂。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秀才，次年補廩生，屢應鄉試不中。咸豐間入京，納貲爲部郎。光緒六年（一八八〇）中進士，補戶部江南司貲郎，累官至山西道監察御史。李慈銘是晚清同治、光緒之際才望傾朝右的知名學者，被後世譽爲『舊文學的殿軍』。

李慈銘一生仕途蹭蹬，困頓落拓，但其性格清高狂放，遇事敢於直言，以至遺世有『性狷介，又口多雌黃』之評。然其窮年孜孜，篤學不怠，在詩文、考據、小學諸方面造詣頗深，聲名斐然。尤其是他積四十年心力，銖積

寸累而成洋洋數百萬言的日記，可謂是其治學之大成，有『日記之大觀，掌故之淵藪』之美譽。

『越縵日記』於李慈銘在世時，就頗受學界重視，『士友多傳抄之』。文廷式《聞塵偶記》云：『李莼客日記數十冊，其中論時事，記掌故，考名物，皆有可採。』民國期間衆多知名學者都十分重視日記之價值。《魯迅日記》中載有『購《中國學報》第二期一冊，報中殊無善文，但以其有「越縵日記」，故買存之』；著名學者胡適病中展讀『越縵日記』，愛不釋手，進而激發起常年記日記不輟以留予後世的恒心。後輩學者能如此看重李氏日記，就難怪清季同治、光緒間學界有『生不願作執金吾，惟願盡讀李公書』之說了。

《越縵堂日記》在學術界之所以備受青睞，除因李慈銘的名重一時外，主要還在於日記的內容：一是日記對清咸豐到光緒四十年間的朝野見聞、朋踪聚散、人物評述、史事記錄、古物考據、書畫鑒賞、山川游歷、社會

風貌均有詳實記述，足可資後代文史學者參採；二是日記中有大量的讀書札記，『略如《四庫全書提要》之例，而詳贍過之』，內容涉及經史百家，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三是日記中有大量詩詞、駢文的創作，作品具有唐宋遺風，對於研究作者的文學創作有一定參考價值。

《越縵堂日記》全書的出版過程較為曲折。前後歷時六十餘載，分三段三次印行。清光緒甲午年末，李慈銘病逝，遺日記七十餘冊於世。當時李慈銘的生前好友沈曾植、繆荃孫等人曾極力推動將日記付梓行世，軍機大臣瞿鴻禨『機務餘閑，猶復關心此事』，然始終未有結果。延至民國八年，終由蔡元培、傅增湘、王幼山、王書衡約同李氏故友及文化出版界二十餘人共同捐資，由商務印書館於民國九年『仿曾湘鄉日記例』影印出版了六十四冊日記稿本中的後五十一冊，以《越縵堂日記》共其名。而其餘的十三冊日記，則於民國二十五年仍由蔡元培主持，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名為《越縵堂日記補》。自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兩次影印六十四冊《越縵